

「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.....」

香港的Vic Tam講述了她父親如何皈依，以及天主的恩寵和家人相互寬恕的故事。

2022年10月23日

從我年輕時，就開始閱讀聖施禮華的著作，對我在很多方面都有極大的助益。尤其在《犁痕》這本書裡，以「人心」為主題中的一條：「寬恕。真心誠意的寬恕，絲毫沒有怨恨，這永遠是一種可嘉的，富有神益的心

態！」碩果纍纍，一點也不錯，我的故事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

父母離婚時，我四歲，弟弟尼古拉斯才兩歲半。然而，他們之間卻有個不成文的約定：爸爸每週二、週四回家吃飯，週日一整天，他陪著我們就像個普通家庭一樣的度過。因此，我一直在穩定和快樂的環境中長大，雖然我們還沒有信仰。

當我還小的時候，我不明白為什麼爸爸不和我們住在一起，可是我也沒有問我父母間發生了什麼事。我們在香港的中國文化中成長，晚輩通常不會質疑權威。稍微大了點時，我會因爸爸不在我們身邊而常逗媽媽，但她從未說過爸爸的不是，所以我自己編了一個故事，爸爸搬去離他工作較近的地方住，比較方便。等我十二、十三歲的時候，我又再逗媽媽，她終於告訴我和弟弟，她和爸爸離婚了，爸爸另有一個妻子。我沒有感到大驚小怪地就接受了，因為我看了足夠的電視

劇，知道這些事情確實會發生在真實的生活中。

在我念基督教幼兒園時，一位老師曾邀請我媽媽加入她們的團契。媽媽謝絕了，說自己是單親媽媽，孩子還小，工作也很繁重，也許等孩子長大沒有後顧之憂時，她會再考慮的。老師回答她說，生活中總能找到藉口阻止我們去認識神的。後來，母親決定回去天主教堂慕道，因為她的母親（我的外祖母）是位篤信的天主教徒，儘管她沒有帶母親去受洗。於是她決定在她上慕道課時，帶我和弟弟去主日學。我們會去望主日彌撒，然後爸爸會來接我們吃午飯，然後打籃球或踢足球。一年以後，在1993年的復活節，媽媽、弟弟和我都受了洗。

好幾年過去了，我從牛津大學畢業後，搬到倫敦，並拿到審計領域的專業培訓合約。2014年5月，我收到一張我們家庭定期聚會的Whatsapp照片。我發現爸爸明顯得蒼老了許多，

體重也減輕了很多，並且在室內還戴著帽子。我打電話給爸爸問他是否還好，他仍保有一貫的幽默感，他說只要維持健康就好。所以我暗自希望他一切安好。八月的一天，在我考完了所有的特許會計師試後，媽媽突然打電話給我，問我是否可以在月底回香港一趟，參加表弟的婚禮。我說不行，因為我已經用完所有的假日了，況且工作量也增加了。然後她才告訴我爸爸有腦瘤，她在七月發現他身體已隱瞞不住了。我立即給爸爸打了電話。一開始，他對我知道這件事並不高興，但在談話結束時，他說：「為我祈禱喔！」我嚇呆了，可是很高興他在那時刻對天主敞開了心扉。我說：「我當然會為您祈禱。」

那時，我爸已再婚，又再度離婚，第三次再婚（這段婚姻最終也以離婚收場）。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，我從未聽到媽媽說爸爸半句的壞話；除了爸爸之外，我也從未見過任何男人去我家。2014年9月，我回香港兩個半星

期，主要是想陪陪爸爸。因他不想受到化療副作用的影響，在考慮接受較溫和的中國傳統療法。然而中醫診所離他住處很遠。對他來說，搭乘火車和出租車都相當不方便，同時他也不想打擾任何人開車接送他，所以坐巴士是唯一的選擇。他讓我陪他一起去看醫生。每一趟往返是兩個半小時，要轉3次巴士。我暗暗慶幸能和他單獨在一起，真是難得的黃金時間，我們閒聊、看新聞、談論工作、政治和烹飪，在每次坐巴士的途中，我都會融入至少一件關於天主或靈性的話題。

有一天他提出來，想和我一起喝杯茶，聊聊天。我猜想，爸爸會想和我談什麼？我們在維多利亞港旁邊一家不錯的咖啡館坐下，我問他在想什麼。他變得滿嚴肅地問我：「你有沒有責備過我？」淚水順著他的臉頰流了下來。我說沒有，我從來沒有責怪過他，並解釋說我反倒非常感謝，因為他一直在我身邊。我明白了，要求

一個成年人與另一個你沒感情的人常在一起，是多麼困難，裝著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。我快樂地長大，媽媽也從來沒有記過仇。

後來在離開香港之前，在另一次喝茶的機會時，我提到我們之前的談話，以及他問我是否責怪過他。我說我無法做判斷，世上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判斷，只有天主才有能力審判人心，因此我們需要請求天主的寬恕。後來我們去找附近的天主教堂，如果以後他獨自想去的話，他知道在哪。

在香港的最後一天，爸爸問我是否可以一起去教堂。我建議我們去朝拜聖體。我念了天主經的前一半，他接著念後一半。當他念到「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」時，我們都感動得哭泣不已。在我的一生中，從未見過任何人這麼真誠地向我們的天父祈禱。直到今天，我都無法像父親當時那般祈禱。在一剎那之間，我看到了父親內心的轉變。

2014年11月，爸爸的病情急轉直下，尤其是在他手術之後，在家摔了一跤。我身體健壯的弟弟，很能在家裡照顧幫助他。多虧我也在同時重返香港，在醫院裡陪伴父親。那時，他已無法說太多的話，但可以看出他的不舒服和沮喪。

因我從英國遠道而來，想盡可能多些時間和爸爸在一起。17日清早，我在探病時間之前就去了醫院。當我到達時，醫生們圍繞在他床邊，忙個不停。我被告知，醫院已經通知弟弟和其他的親戚們，請大家趕緊去看爸爸。他感染了肺炎！很可能將不久人世。當他們為他帶好了氧氣罩，醫生也離開了時，我問他是否有領洗的意願，並告訴他醫院裡有牧靈服務。如果他願意，我可以請一位神父為他施洗。他點了點頭，我立刻打電話給牧靈部門，但他們建議最好找一位比較認識我家人的神父。我再次問爸爸是否可以邀請一位我認識的神父來為他領洗，他再度點點頭。正在那時，我

們的許多親戚和爸爸的同事都來了。時間是下午6:30，我請的神父還沒有來。一位在場的朋友提醒我，在這種緊急情況下，實際上我可以為他施洗。我立即決定給爸爸施洗並取名保祿，因為保祿聽起來最接近他的中文名字。「爸爸，我現在要給您施洗，可是對不住我要用英文，因為我不會用中文做。保祿是您的聖名。」「保祿，我因父、及子、及聖神之名，給您授洗。阿們。」爸爸雖然無法表達，但還是有意識的，他的眼神似乎在說：「我的女兒，你在做什麼？我還以為會是神父呢！」

七點左右，保祿神父終於趕到。他道歉的說，由於塞車和找不到停車位，他沒法子早點到。然後他說既然洗禮已經完成，就不需要再為病人傅油，於是他降福了爸爸，並在他的前額和手上畫了十字聖號，然後為他祈禱。

第二天的午夜時分，在我們的陪伴和祈禱中爸爸安然去世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
Qiu-Mi-Kuan-Shu-Wo-Men-De-Zui-
Guo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Qiu-Mi-Kuan-Shu-Wo-Men-De-Zui-Guo/) (2026年1月16日)